



栗谷全書

三十五

附録

号三十七

~ 16  
2426  
35





和  
2426  
37-35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六目錄



附錄四

諡狀

神道碑銘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一

附錄四

諡狀

行大提學李廷龜

撰

先生諱珥字叔獻學者稱為栗谷先生豐德郡德水縣人德水之李其稱蓋久高麗中郎將諱敦守是其鼻祖十代祖劬閭門祗候賜紫金魚袋知三司事九代祖允蓋民部典書贈僉議政承德水府院君八代祖于善守司空柱國樂安伯諡良簡七代祖仁範政堂文學藝文館大提學六代祖揚始入我朝為工曹參議五代祖明晨知敦寧府事諡康平四代祖抽知溫陽郡事贈左贊成曾祖宜碩慶州判官贈





大司憲祖諱葳 贈議政府右參贊考諱元秀司憲  
府監察 贈左贊成悃福樂善有古人風娶平山申  
氏卽己卯名賢進士命和之女英秀貞靜博通古今  
工畫善屬文以 嘉靖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生先  
生于江陵臨瀛北坪村將誕之夕申夫人夢黑龍騰  
于大海飛入寢舍小字見龍以此也生而異常學語  
便知文字甫三歲外王母持石櫺問曰此物甚似先  
生卽對曰紅皮囊入碎紅珠人奇之五歲夫人疾劇  
一家奔遑先生潛禱于外王父祠衆驚異嘗見人渡  
水而躡幾危人皆拍手先生獨抱柱注目憂形於色  
其人獲免乃已其誠孝仁愛之心天性然也六歲自

江陵外家隨父母入京七歲著陳復昌傳略曰君子  
積德於內故其心坦蕩蕩小人存蓄乎內故其心長  
戚戚余觀復昌之爲人陰懷戚戚陽欲蕩蕩使斯人  
得志異日之患庸有極乎時復昌未及顯用而適在  
比鄰云九歲覽張公藝九世同居慨然慕之曰九世  
同居勢或有礙至於兄弟不可離析遂手畫兄弟奉  
父母同居之圖又撫前古忠賢事蹟題其姓名以觀  
之十二歲贊成公疾劇先生刺臂出血泣禱于先祠  
請以身代疾乃瘳十三歲中進士初試文章日就聲  
聞藉藉而專精學問不屑小技十六歲申夫人棄世  
廬墓三年不脫衰絰喪制一遵家禮躬執祀事雖洗



滌烹餽不任僮僕前後喪皆然自傷早失所恃日夜號泣一日偶閱釋氏書深感死生之說且悅其學簡便清淨有欲謝人事之意十九歲入金剛山貽書畱別諸友仍棲山寺戒定堅固至忘寢食居無何覩破佛氏近理亂真處遂盡棄其學而專心吾道著自警文一以聖賢爲準則嘗語學者曰吾少時妄意禪家頓悟法於入道甚捷數年思之竟未得悟反以采之乃知其非也二十三歲謁退溪先生于陶山厥後往來書札辨論義理退溪先生多從其說趙月川穆見先生和陶山詩稱玩不已退溪先生曰詩不如其人嘗致書於先生曰世間英才何限而不肯存心於古

學如君高才妙年發軔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辛酉丁贊成公喪甲子試司馬文科皆狀元并魁初試覆試人稱九度狀元卽拜戶曹佐郎 明廟以釋褐登龍門命題製三十韻律詩以進 上嘉賞錫賚特優乙丑自禮曹佐郎拜司諫院正言自以新進未可遽當言責上疏辭不 許與同僚上劄請立志勉學親正人固邦本丙寅選使曹佐郎慨然以恢公道爲己任戊辰以千秋書狀官朝 京冬拜弘文館副校理卽 宣廟初服也陳疏辭職曰臣髫年求道學未知方泛濫諸家罔有底定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妄蹇悲遂耽釋教膏浸水潤反覆沈迷從事禪門迨周



一年賴天之靈一朝覺悟誣辭偽說破綻昭著抽臆濯腑未足洗汚自分爲世所棄便欲謝絕世務窮經讀書以送天年臣父惜臣稍有雕蟲末技強令求名父在觀志不得自由臣亦自念家貧親老無以爲養包羞掩垢遂作舉人科業未就臣父棄世名宦之念頓絕於心區區之意只求升斗之祿以救其飢寒耳豈期好官倘來謬恩橫被也 上答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佛氏之所陷溺不可以昔日耽禪之小失輕遞論思之重任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復拜吏曹侍郎聞外王母病甚棄官歸省江陵言官劾以非法上嘉其孝不允己巳拜校理自陳學未進不可從政

外祖母有養育之恩請解官歸養且竢學進還朝上答曰可往來省覲何必解職仍 敎吏曹曰雖非法例特令省覲先生感 恩就職時 明廟禫後陳賀先生曰自 上喪制甫畢遽受賀禮百官哭泣之餘旋即陳賀是歌哭同時也乃上劄請以賀爲慰嘗於 經席啓曰人君如欲爲治必先下功於學問學問者非特 勤御經筵多讀古書而已必格致誠正實有功效然後乃謂之學問 殿下臨御數年未見治效竊恐格致誠正之功有未至也若悠悠泛泛只事文具則雖孔孟恒在左右日談道理亦何益哉時相臣以承旨請對非近規恐壞體統先生曰只在所



言之如何耳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承旨亦經  
 筵參贊官請對言事職也今者善政不舉百度廢弛  
 若不奮然振作以新一代之規而徒欲拘常守舊則  
 安能祛積弊而大有為哉大臣不能引君當道而惟  
 遵守近規殊非所望 上臨筵不喜酬答先生 啓  
 曰入侍之臣預講所陳晝思夜度及至 上前歷於  
 天威言不盡意十漏八九自 上雖虚心酬酢尙患  
 下情不達况淵默不言以阻之乎 明宗大王以二  
 百年 宗社付之 殿下 殿下受其憂也非受其  
 樂也 上曰豈可無德行而有事業乎且三代之治  
 不可猝復先生曰德行非一朝可辦而政事不可一

明宗一  
作恭憲

日廢也允德未成之前當置政事於不問而任其紊  
 亂乎德行事業當交修竝進嘗因書堂月製設為問  
 答陳王伯治安之道名之曰東湖問答 上曰東湖  
 問答以漢文帝為自棄何也對曰文帝以質美之君  
 當漢道全盛之時可以復古而終於雜伯者以其無  
 大志好卑論故謂之自棄耳人君立志不高者大抵  
 皆自棄也時 壺儀未建先生因時弊疏并陳擇  
 妃之道曰古之帝王所與婚者莫非仁賢之後其求  
 之之道不過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  
 思服而已未聞聚闕庭辨優劣如今日之為請自今  
 勿以容姿服飾推卜吉凶為等級先觀父母之賢否



以察家法次觀威儀之合度以察女德宣問大臣允協衆心然後乃定則國家之福也一日上語及乙巳之事領議政李公浚慶曰乙巳之禍善士或有坐死者先生曰大臣之言何可含糊衛社是僞勳其得罪者皆善士也仁廟禮陟中廟嫡子只有明廟一人天命人心豈歸他哉而姦兇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以錄僞勳神人之憤久矣今當聖上新政之初當削勳正名以定國是不可緩也李公曰事在先朝不可猝改先生曰不然明廟幼冲卽昨雖不免姦兇之欺蔽今則在天之靈洞照其姦雖曰先朝之事豈可不改乎庚午又拜校理時曰公仁傑

上疏請雪乙巳己酉之冤於是政府三司共論之猶未及於削勳先生以爲正名爲政之本名之不正莫甚於僞勳乃於玉堂力主削勳之議一時名賢大臣亦或難之先生獨抗議不撓凡玉堂四十一劄五六劄外皆先生筆也至丁丑因先生前日之議竟得回天羣情快之先是朴思菴淳拜銓相累辭不出先生謂朴公曰今日之事當哀集清流靜以鎮物務積誠意以感聖心公若固辭使俗輩操柄則是誤國也淳乃出金公繼輝謂先生曰當今朝臣可當大事者誰先生曰朴和叔淳字表裏潔白憂國以誠只恨精神氣魄稟得弱耳白老傑指仁心事不凡志切愛君但氣



麤學荒無以有為若退溪先生則學精德尊可以有為而終無擔當底意思奇明彥大升字氣蓋一世亦豪傑之士但自許太過無溫謙受善底意思無已則和叔乎至是思菴果被大用冬辭歸海州辛未還坡州拜吏曹正郎不赴尋以校理承 召入朝拜檢詳舍人副應教皆辭歸海州與學徒遊賞高山九曲愛其泉石遂卜居於第五曲六月除清州牧使為政專務教化手撰鄉約法以教民未幾病遞壬申又拜副應教謝 恩後復辭歸臨津江閣遠接使辟為從事官辭拜司諫副應教辭先生自以學未進不可從政累辭要顯而凡所陳說必以唐虞三代為言於是 上

有李珣自是迂闊者之教拜典翰直提學皆不就三司交章請留而不能得作感 君恩四章乘舟歸坡州癸酉秋又拜直提學三 召不置乃入朝 上召見責其易退對曰臣病深才疎自度不能有為徒食廩祿不如退免罪戾耳 上曰爾才予所知也從今更勿求退先生曰匹夫讀書尚且志在濟世况 殿下稟可為之質操可為之勢寧無慨然自奮之志乎殿下誠心願治則只此一念便是關雝麟趾之意且人君處崇高之位必須兼聽博聞擇善虛受然後羣臣皆為我師而衆善合於君身德業以之崇廣若自以為滿足則善言何由而入乎 殿下謙冲退讓之



意溢於辭旨而至於不從公論自是非人之時則反有謂人莫己若之病三公雖欲建白恐拂 聖旨含默度日若 聖志在於求治則大臣亦必盡言而廷臣各陳所懷矣俄陞同副承旨 筵中每勸 上奮發大志仍曰自古人之所見不同迂儒則以為堯舜之治朝夕可做俗士則以為古道決不可行此皆非也為治須以唐虞為期而事功則須當漸進臣每以唐虞三代之事陳於 上前非欲遽見其效只願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漸入佳境耳己卯年間趙光祖大有致澤之志而年少士類作事無漸竟致士林之禍至今任事者輒以己卯為戒己卯之作事無漸

豈不愈於今日之專不做事乎且人君須無一毫私意可以感發人心而近日言官論事若涉宮禁則上必牢拒羣下疑 殿下之有私而以含默為得體孰有如臣之愚者乎且屢以未出身人通臺憲之路為請 上下其議于大臣行之諸臣請退溪先生論上以無行狀不許先生曰李滉一生沈潛義理之學言論風旨雖古昔名賢亦不是過行狀有無有何增減 殿下於已死之賢行迹已著而猶靳褒崇况於一時之士寧有好善之誠乎李滉之諡雖遲一二年猶無大害四方之士疑 殿下無好善之誠則其害豈淺淺乎是時先生感激 恩遇甦勉從仕牛溪先



生成渾語之曰儒者當以格君爲務若上心不可回則當速引退不得上心而先務事功則是枉尺直尋非儒者事也先生曰此言固然但上心不可遽回當遲遲積誠以冀感悟若以淺薄之誠責效於旬月而不如意則輒欲引退亦非人臣之義也甲戌上萬言疏極陳時事上答曰省觀疏辭可見堯舜君民之志善哉論也古之人無以加焉有臣如此何憂不治深嘉乃忠敢不書紳第緣事多更張不可猝然盡變當與大臣議處仍命贍書以進先生雖蒙上眷言不見用人或疑其不去先生曰欲退則恐天心或可回欲留則言不見用是以不決進退耳一

曰上謂先生曰漢文何以不用賈誼先生曰漢文雖賢志趣不高見諛言大疑而不用耳凡人大志然後可以做大事譬如主人欲構數間小屋而工師乃欲構大厦則豈肯聽從其言乎仍白上曰今者民困日甚若不更張無以爲國非欲變祖宗之法也至如貢案是燕山所更定非祖宗法也臣非欲更張欲救民弊耳上以紀綱未振爲歎先生曰紀綱之在國家若浩然之氣在一身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一事偶合於義而可襲取之也須是朝行一義暮行一義義積乎身仰不愧俯不怍然後浩然之氣充滿流行紀綱亦然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須以



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直必舉枉必錯功必賞罪必刑則紀綱自立矣時泮中儒生序齒流俗多非之曰尊敬狀元此亦禮俗豈可坐於狀元之上乎先生曰狀元之尊施于榜會可也館中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世子入學尚以齒坐狀元之尊何如王世子乎嘗以病辭承旨 上答曰爾當在予左右輔予不德不可辭退拜大司諫累辭不許一日上命義盈庫納黃蠟五百斤外閒莫知所需或云將用于佛事先生 啓曰所需若正則亟示 聖意以解羣惑如其不正請寢入內之 命 上曰內用之物非在下所敢仰問又 啓曰宮中別無許多用蠟

之處此必出於邪蹊曲逕不可使聞於人故耳昔司馬光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今臣等方以正心誠意望於 殿下而只此一事不能宣示則未知幽獨得肆之地其能不愧屋漏乎請洞示 聖意若青天白日使羣下得以仰見 上曰昔者梁武口苦索密不得不料再見於今日先生率同僚辭職曰該司之物是 殿下之所有用之以正則羣下當奉承之不暇若用之以不正則雖該司亦當覆逆况言官安敢默默外閒喧播之說或以爲將做佛像臣等豈無憂懼之念乎 殿下但當內省于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祕諱峻拒一至於此何也昔舜造漆器



諫者十人武王嗜鮑魚太公不進曰禮鮑魚不登於俎此豈愛敬不足而然哉誠以忠臣愛君以德敬君以禮逢迎承順反害於愛敬故也 上曰假使崇奉異教舊像亦多新造何爲未知聞於何人予欲拿鞫啓曰傳播之說非出於一人之口若必一一拿鞫則何異於衛巫之監謗 殿下只治臣等妄言之罪足矣何必立威而鉗口以駭四方之觀聽 答曰敢諱所聞之人此果無隱之道乎當有造言之罪 啓曰傳播之言 殿下非不知難詰言根而如是迫問者此不過折之以雷霆之威將以杜塞言路也臺諫凡有所聞雖出於傳播不敢不達者是事君無隱之道

若必窮詰傳播之言輒以造言之罪加諸諫臣則不幾於一言喪邦乎累 啓言益切直不少挫旣而上頗悔之命還下黃蠟先生自以累承 嚴譴不安在朝仍入侍力陳多病乞退 上曰病若如此無可奈何隱居最好古詩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爲友鹿爲羣豈不樂乎對曰臣則有不然者古之隱士與人主無君臣之契故可以相忘而自適於佳山好水今臣受 恩深重雖在畎畝心懸 冕旒退居何樂焉只是難於尸素故不得不退耳遂謝病免旋拜承旨辭以疾歸坡州將行崔公永慶曰君之自處當如此奈時事何先生曰自處未盡而能救時者未之有



也盧公守慎謂人曰李某於 經席多言 上所厭  
聞恐其生事我欲止之而不能也先生聞之笑曰我  
退則無言者矣蘇齋盧相號可無憂矣拜黃海觀察使  
以外職乃拜 命疏陳民瘼專以興學校尚教化恤  
民隱修軍政為務明年疾遞歸坡州即拜副提學又  
以疾辭不 許時有 仁順王后之喪輿疾入京持  
平閔純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故事以白衣冠視事  
乃會廷臣議皆曰五禮儀 祖宗時撰定行之久矣  
今不可變先生引古禮以 啓曰必欲盡合先王之  
禮則上下當具衰經如儀禮之制別造布帽布衫布  
帶以為視事之服今既差過寧依宋孝宗制為近於

古也若玄冠烏帶之制宋高宗朝羅點所建白而朱  
子君臣服議辨論甚詳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泥於  
羅點之議乎五禮儀撰定時無識禮儒臣不能導  
先王於正禮豈可再誤於今日也相臣朴淳盧守慎  
大司諫金繼輝議與之合遂用白衣冠之制 上於  
朝會特呼先生使前曰副提學歸鄉里仍為監司久  
不相見矣仍問海西疾苦溫諭良久先生問曰聞  
殿下謂侍臣曰予欲學問多事未遑有諸 上曰然  
曰臣聞此言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喜者喜 上有學  
問之志也憂者憂 上不察學問之理也學問非謂  
兀然端坐終日讀書也只是日用閒處事一一合理



之謂也惟其合理與否不能自知故讀書以究其理若只以讀書爲學問而日用處事不求當理則豈所謂學問者哉 聖上質美寡欲其於學問不爲也非不能也又曰昨日 答本館劄有曰無甚高論若只是 殿下謙辭則可矣若實以臣等之言爲高論則恐非 宗社臣民之福也漢文以三代之說爲高論故功烈如彼其卑此豈可法乎 上皆嘉納 上謂先生曰四書小註多有未穩處欲稍刪改以便觀覽卿可任此也曰此非臣學力所能獨當學問之士不論出身與否使參同議 上曰前日大臣使予招見成渾予亦欲見之但未出身人無入參 經席之例

雖招賢者一見何益曰 殿下誠欲有爲則雖舊例所無亦可變通學問之士處以閒職使之輪日入侍經筵則於助成允德大有所益矣時憲府吏執宮奴僭服宮奴擊吏逃入 王子舍明日憲府發他吏獲宮奴付之獄 上聞以爲憲吏闖入 王子舍 命囚憲吏于禁府 教曰憲府不當捉人于 王子舍 憲府以此引避明吏之不入 王子舍先生上劄曰此事上下胥失之矣憲吏之所爲臺官非所目覩安知其不入 王子舍其曰直入亦非 殿下所目覩只聽婦寺之言耳婦寺之言不可盡信且 王子舍人素稱縱恣當嚴加檢束侯氏一婦人也尙知教子



之方嘗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 殿下之子何患其不能伸乎仍 啓曰近以憲吏一事守法忤旨之臣 上頗厭之臣竊悶焉自古阿諛附託者後必背君守正不阿者後必盡忠以周昌之事觀之昌廷諍甚強可謂不愛趙王矣後爲趙相盡誠輔護呂后欲殺趙王昌不從惟其平日有守正之節故後日能保護也此意非獨 主上知之妃嬪亦當知之 上默然先生銳意格君乃採摭經傳及史家要語切於學問政事者彙分以修己治人爲序名曰聖學輯要上劄進之他日入侍 上曰其書甚有補於治道但如我不敏之君恐不能行耳先生起而對曰昔宋

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程伯子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臣民之福今 殿下之言無乃近此乎先是沈義謙爲舍人到領相尹元衡家見士人寢具在元衡贅郎書室中問知爲金孝元孝元時未登第而有文名義謙心鄙之謂人曰安有士人而宿於權門者乎厥後孝元登魁科才名日盛銓官欲薦爲郎義謙輒以前事沮之後孝元竟爲銓郎屢短義謙昌言排之前輩以義謙有扶護士林之功謂孝元脩卻而有此言孝元儕輩亦以外戚斥義謙由是士林前後輩不相協遂有東西分黨之迹先生以沈金角立朝著不靖爲憂言于相臣盧公守慎曰兩人皆是士



類末路譎譎浮言交亂大臣陳白兩出于外則庶可  
 鎮靜守慎然之乃於 筵中白之先生 啓曰此未  
 必深成嫌隙只是二人之親舊各傳所聞遂致紛紜  
 大臣此言欲鎮靜故也若小人目為朋黨為兩治之  
 計則士林之禍起矣於是 特命金孝元為富寧府  
 使沈義謙開城畱守孝元病不堪赴先生獨 啓曰  
 兩人補外之說臣實主之雖是士林公論第孝元疾  
 病深重將此筋力授任北塞則安能有所籌畫以為  
 固邊之計且大臣之意只欲鎮定非以孝元為有罪  
 而放逐之也請改授內地內全君臣之義外固邊圉  
 之備 上以先生為黨於孝元 嚴批不從後於

定一作靜

筵中陳白益懇乃改授三陟先生欲保合人才惟賢  
 是取或謂先生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近日事不  
 分是非務欲兩全人心不滿如何先生曰沈金之事  
 非關國家而乃相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真是兩非也  
 雖是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和解消融必欲是此而  
 非彼則相軋之勢何時可了僚友不用其言先生遂  
 決歸右沈右金者俱來別先生曰吾今欲為定論諸  
 公試聽之權姦濁亂之時摧陷廓清使士論得伸豈  
 非方叔義謙字諸公之功乎仁伯孝元字乃因私排抑使  
 前輩懷憤士林阻隔此則仁伯之罪也既如此故公  
 論裁抑出補外官已得中矣而猶嫉之太甚不相調



協此則前輩之罪也以此論斷事情得矣皆以先生言爲公論三月解官歸坡州拜承旨大司諫吏曹參議全羅道觀察使兵曹參議皆不赴丁丑歸海州常以宗兄早歿祖先神主在於寡嫂家爲恨至是築居室於高山舊卜之地立祠堂請伯嫂郭氏奉宗家神主大會兄弟諸姪同居一室以遂平生之志於是遠近學徒聞風日集至無所容士子合力鳩材創建精舍于居室之東以爲藏修之所名曰隱屏精舍以濂洛羣賢中集大成者莫如朱子而吾東方能謹守朱門成法者莫如靜庵退溪兩先生乃立朱子祠於精舍之北以兩先生配焉每春秋率諸生奠享作學規

及擊蒙要訣以訓諸生設社倉儲穀以救士民之艱食者倣呂氏鄉約以勵鄉俗時 上親祭于大院君廟玉堂上劄以爲不可 上怒甚先生聞之曰 主上於大院君之廟 親行祀事於禮無違於情所不免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禮有公朝禮家人禮學宮禮焉公朝禮以君爲尊故雖諸父恭行臣禮焉但親父則不可臣也家人禮則以尊屬爲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漢惠於宮中坐齊王下是也學宮禮則以師爲尊故雖天子亦有拜老之儀若漢明之於桓榮是也况大院君誕生 聖躬假使尙存相見於宮中必拜矣今入其廟用姪子祭叔父之禮有何不可



俗儒徒知尊君抑臣之爲禮而不知私親之不可絕誠可嘆也戊寅有 恭懿王大妃喪以大司諫承召入京謝 恩還向坡州有舟行不忍終南遠爲報篙師莫舉帆之句五月又拜大司諫上疏辭職且言臣言若見用則臣身雖退猶在朝也 上答曰如有所懷可實封以聞乃上疏極陳時弊凡萬餘言言甚剴切成牛溪讀其疏曰眞所謂直言極諫經世之策疏上 命遞諫長政院玉堂 啓以非待士之道不許俄拜吏曹參議己卯又拜大司諫皆不就先生以士林攜貳爲憂以鄭澈李潑俱有人望而所見皆偏貽書責之曰君等論議協和則國事可做潑不能用

時議大加詆斥先生乃上疏言沈義謙雖出於戚畹實善人也今以義謙爲穽收司之律延及士類鄭澈忠清剛介一心憂國金繼輝清白儒雅練達治體韓脩恬靜老成好善愛士而竝加以黨邪之名使不得接迹於朝只此三人之退已爲可惜况吹毛覓疵不止於此乎疏奏不 省參贊白仁傑上疏請洗滌東西老病辭不達意要先生潤色先生嘉其憂國之誠而許之宋應洞劾之以匿迹代述仁傑陳疏曰宋之程頤代彭思永作論濮王典禮疏代富弼作論永昭陵疏如此等事先儒亦嘗爲之故臣用李珣之文而不以爲嫌向人無隱故傳者以爲珣誘臣上疏臣雖



無狀豈敢以非臣本意而聽人所教而爲之乎云庚辰冬又拜大司諫是時上寢疾新愈思見先生諭旨激切先生感而承命入京引見慰問曰久不相見有所欲言乎對曰歷觀古史有爲之君不世出殿下嗣服之初臣民有太平之望厥後因循未見振起今殿下大病之餘善端開發號令之下悅服人心臣民之望無異初服殿下須堅定求治之志收召俊乂委任責成庶可有爲若徒守謬規則治道無由可成嘗於夜對啓曰古人以夜對勝晝講者羣動既息君臣靜中相對思慮專一啓沃有效故也今夜自上宜以學問可疑處及時政得失下問於臣

等也上曰學問必有所得乃可會疑故不能問也先生曰昔孟子問齊宣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朱子譏其不能有爲今者四境之內不治殿下當如之何上不答上嘗有人臣食祿則當效死之教先生曰人臣當以分義爲重若只慕恩祿者人皆誘之以恩祿矣故以分義爲重者不計人君待我之厚薄皆能伏節死義若只以恩爲重則其心不可信也上然之又曰自上加恩於成渾近古所罕上曰成渾之賢予已聞知第未知其才如何先生曰才亦非一般有可獨任經綸之責者有好善而能用羣材者成渾之才若謂之能經



綸則過矣其為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此豈非可用之才乎辛巳年間大旱國儲已罄先生深憂之筵中啓曰若不變通弊法以濟時艱而只欲移粟活民則粟亦無可移者矣退與同僚上劄請變通弊法改定貢案久任監司併省州縣且請修己以清治本祛私以和朝廷時 國系之誣尙未快雪先生慨然曰安有 國君受誣二百年而不伸者乎此由使价不得其人故也 奏請之使當以至誠感動不成則為埋骨燕山之計請擇專對之材朝議或以先生為可遣大臣曰李某不可一日去朝乃止先生承 命製奏文以進 上覽之曰善哉蔑以加矣大事將必

諧矣六月 特命陞拜大司憲時議益攜貳必欲擊去沈義謙掌令鄭仁弘發於席上先生曰義謙居散地已久只以 先后至親使不失其祿而已此於國家恩義有何不可而必欲論之乎羣議益激先生不能止乃戒以毋過激毋波及仁弘於後 啓添以援附士類等語 上問士類何人仁弘歷舉鄭澈等諸人以對曰相與締結窺覘形勢先生謂仁弘曰季涵鄭澈字介士也若以為締結義謙窺覘形勢則冤枉極矣仁弘即從先生言乃獨 啓避嫌於是三司論議紛然正言尹承勳斥先生以黨澈先生與執義南彥經持平柳夢井 啓曰鄭澈剛褊不能容物憤士論



之過激屢形於辭色時輩亦不深究澈之心事而詆斥過實士輩之疑澈愈甚而澈之不平愈深造言生事者交構兩間展轉阻隔乃至於此澈固不是而以澈爲黨於義謙亦不得爲公論矣彼承勳有何識見不過承望士類之風旨爲趨附之計耳兩司因先生引避請遞之 上峻批不允屢辭乃 許遞特命尹承勳爲新昌縣監先生因入侍引咎自陳曰承勳之言有如迎合時論故臣性愚直率兩斥之 殿下折之太過恐因此而直言之士有所囁嚅也朴公淳歎曰如叔獻可作儒林宗匠年少輩識見暗昧乃以不關事爭辨至此置國事於度外可謂逐鹿而不見泰

山也拜藝文館提學大司諫上疏辭不 許度支缺上難其人大臣首舉先生 特陞資憲拜戶曹判書時以天災延訪先生 啓曰自古治亂之形已定則無災異災異必作於將治將亂之際我 朝立國幾二百年此正將治將亂之機也若於此時奮興振作則爲億萬年無疆之休不然則將至於潰破漸盡而莫之救也人君必知一世之弊然後可興一代之治如醫者必知病根之所在然後可用對證之藥革弊一事臣有妄計請令大臣商議設局名之曰經濟司使大臣領之而擇曉達時務者建白施設以革弊政則實治可做而天心可回矣且欲明教化必須尊獎



先賢使後學有所矜式而 聖上每以為重難我朝賢者雖未得悉入祀典如趙光祖倡明道學李滉沈潛理窟亟宜先 許從祀以振士望 上皆然之而其不準施者憚於更張也俄拜大提學壬午拜吏曹判書皆屢辭不獲專以革舊弊清仕路為務秋遞拜右參贊俄陞宗政拜右贊成 上命製人心道心說善惡幾圖及金時習傳學校規範以進俄上萬言封事極陳時弊 答曰具見忠懇非不欲策勵有為而眇眇寡躬才識不逮以至於今事與心違予亦竊歎焉冬 皇朝遣翰林編修黃洪憲給事中王敬民頒 皇子誕生詔先生為遠接使江上迎 詔之日

規恐

兩 天使注目良久問於譯官曰頗有山林氣象無乃借出林下士以待我耶對曰三場狀元久在侍從中年以疾辭職退居林下今則 國王倚任已久實非林下士又問曰然則這作天道策者耶先生為舉子時對天道策居魁一世膾炙傳入中華而兩使亦曾見之欽仰有素故有此問對曰是也兩使領之及途次酬唱先生操筆立成而辭意具美自中準繩 詔使歎服曰大手大手禮敬甚至必以栗谷先生稱之至文廟請先生講解克己復禮為仁之義先生即著說以進兩使曰此說極好當傳布中國回至江上正使宿構七言長篇及長律臨行遽出求和欲以倉卒試其才先生即於席上步韻手寫以呈兩



使傳玩稱賞再三將別執手戀戀至於出涕人以為  
詔使愛敬儼相前古所未有云還途拜兵曹判書辭  
不許癸未呈告乞免且以文衡主兵皆是重任請  
解兵務上答曰卿常以更張弊政前後惓惓是卿  
之素志也今卿誠能出奇運謀革盡流弊作為養兵  
之規則國家幸矣卿其努力時北道藩胡入寇先生  
遂就職本曹事務煩冗屬當警急牋牒雲委左酬右  
答剖決如流綱舉目張細大不遺進六條方略曰任  
賢能養軍民足財用固藩屏備戰馬明教化又上封  
事曰和朝廷而革弊政本也調兵食而固防禦末也  
方今黨論日激士禍將起請消融蕩滌鎮定調和陟

罰臧否一徇公道以定國是朝廷既和然後可議得  
人而革弊矣又請募庶孽及公私賤有武才者入戍  
北邊無武藝者納粟于邊以補軍興庶孽則許通賤  
隸則為良此皆世祖朝已行之規而北鄙警報甚  
急國家兵食俱乏權宜之策不可已也且申請前日  
建白改貢案改軍籍等事上答曰予偶閱卿前疏  
今卿疏又適來前後惓惓識卿不忘庸君之孤忠也  
蓋先生之意惟欲盡除燕山朝弊政之未盡剗革者  
且革近來謬規之變亂舊制者一遵祖宗朝故事  
興衰補廢率由舊章而已所欲更張者實欲復古也  
且以文昭延恩一日三祭及山陵朔望之祭



爲非禮請於 山陵只祭四節 文昭 延恩日行  
一祭以謹祀事以紓民力此先生之前後累陳不已  
而 上意則以一時輕改爲難者也 上於此等論  
議雖或厭聞而見先生公忠不黨至誠憂國眷任頗  
專時輩忌憚日甚謀所以基之而先生之才學德望  
無疵可指乃揣知 上厭聞革弊之議遂以更張爲  
目凡有建白動輒沮撓浮議交亂吹毛益巧先生正  
色立朝任怨不避夏北胡再舉兵久圍鍾城邊報日  
急國內騷動先生夙夜憂勞罄竭心力晝則終夕在  
公夜則不解衣帶明燈達朝公事之至輒應之不滯  
號令明肅緩急有序人情信服不擾而事集由是

上益翕然倚仗而媚嫉者媒孽益甚矣時鈔發射手  
而官無戰馬難以猝辦先生懲乙卯戰士之掠馬深  
以階亂爲憂募所鈔中老孱從願納馬以給應赴者  
而應募之有無未能預料乃先下令而募之於是納  
者雲集而戰士行急不可緩期且 啓且頌 上卽  
允之行者以得馬爲幸畱者以免防爲喜公私便之  
一日邊報入來 上不時命召先生素患眩暈至是  
因勞瘁轉劇力疾趨 命疾甚不省入臥內兵曹於  
是三司以專擅權柄驕蹇慢上劾之所謂專權慢上  
指上二事也先是朴謹元宋應漑許筠皆曾爲先生  
所斥三憾合勢助之者衆醞釀積久至此而發屢



啓不允乃停先生陳疏引咎乞罪 上答曰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疆場多事方籍卿謀猷撫定北方安輯兵民其勿疑沮以副予望凡六疏 天語諄切促出就職且 教曰寥寥千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絕無而僅有之卿不聞向者之教乎予命之退然後退丁寧一言鬼神亦知之卿何忍今日欲辭去也先生不得已詣闕自劾曰臺諫之停 啓以久未蒙 允且以臣爲非全然無恥者必知所以自處攸也臣若幸 上之優容偃然從政則從前累疏只是固寵之計而無義甚矣先失其身何以事君請舉臣罪咨詢左右如以爲可貫則臣雖未安敢不龜勉隨

亦一作亮

行如以爲實犯則雖流放竄殛臣實甘心 上答曰在卿自處之道雖當如是然予若詢于左右是不免有一毫疑卿之意予豈敢爲此於是大司諫宋應旼獻納柳永慶執義洪汝諄及典翰許筠復劾以無臺諫茂公論至有禦下蔽上其志將欲何爲等語 上以手教下大臣曰近因李珣言語間事臺諫相激比之於誤國小人此非發於偶然也蓋李珣自前裁抑新進惡其趨時黨附屢爲陳論見忤於時論者久矣遂乘時伺釁必欲劾去而後已凡公卿大夫承 召不來者多未聞有以慢上論之者是何臺諫之言獨能直截於珣耶其納馬不稟亦不過許多事務間未



及爲之耳是豈擅權而然哉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人君於小民尙不可以情外罪名輕加於其身况宰相耶既曰擅權慢上則何不明正其罪照以王法而乃敢請以罷職有如乙巳姦臣輩目之以反逆而罪之以罷遞者之爲耶大臣回 啓後 教曰李珥無出任之理兵務甚急姑遞其職以安其心當此北方兵起國家將亡之時朝廷淆亂賢邪莫辨何以爲國予不勝痛心嗟乎李珥其好歸鄉關高臥白雲誰得以羈縻也哉於是朝野憤激行路咄嗟牛溪先生成渾被徵至京疏白先生情事 上答曰觀爾上疏忠憤激烈使姦邪聞之足破其膽信乎君子一言爲國

輕重也 命名三公教曰排擯李珥誰所爲也其朋姦之類又誰也辨別以 啓領相朴淳請對極陳先生忘身徇國之實許宋乘時構捏之狀兩司復劾先生及朴淳成渾極其醜詆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七十人全羅道儒生徐台壽等二百四十人黃海道儒生柳帶春等一百八十人爲先生相繼抗疏守闕伸辨 上答曰觀爾等疏辭忠謹激厲義氣如此夫復何憂當今士風遠邁漢宋矣 王子師傅河洛上疏言二賢乃士林領袖而被三司誣罔都承旨朴謹元等 啓以洛爲偏黨 上答曰爾等欲杜塞人言掩蔽聰明耶如是而終欲爲何事大抵公論之在世間



如水之在地中不必以臺諫而是不必以芻蕘而非  
今茲臺諫之言人心不服義士奮袂將四面而起爾  
等雖竭力彌縫不可得矣政院又 啓以儒生爲悖  
亂兩司 啓以朴謹元等爲直言 上答曰宋時六  
賊當朝李綱去國太學生陳東等上疏極論之千載  
之下聞其風節尙不覺投袂而興起今茲儒生目見  
朝論乖宜倡義抗章其忠肝義膽凜凜有不可犯者  
誠可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太學公論所在  
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學公論焉得以廢也設  
使狂生之言或有過中猶不可待之如此况其正直  
之氣邁青松而挺高節者哉彼么麼數臣昵伏近密

恣爲朋比杜絕人言掩蔽聰明乃敢日諸生以悖亂  
是欲踵黃潛善之所爲眞小人而無忌憚者也予不  
卽舉流放竄殛之典將使魍魎之類騁騫於昏夜已  
爲失刑爾兩司反爲伸救耶遂以 御筆親撰教書  
命竄朴謹元宋應旣許筠等其 教書曰儉人在位  
朝著不靖司寇失刑國是靡定爰舉流放之典未爲  
來世之鑒朴謹元等以儉邪之性挾斗筲之器締結  
浮薄之徒作爲朋私之黨互相汲引盤據要津或塵  
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張皇聲勢簧鼓邪說擅弄  
權衡脅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朋比之迹已彰  
尙稱公論挾撼之態盡露自謂負方事皆罔蔽言悉



誕誣忠良屈抑惡且極於濁亂羣小得志罪難追於  
誤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尙寬肆市之誅薄施惟輕  
之典云云仍 教曰以李珣爲黨云其能以此說動  
予意乎噫苟君子也不患其有黨惟患其黨之少予  
亦法朱熹之說願入珣渾之黨自今以後以予爲珣  
渾之黨可也惟詆斥珣渾則必罪不赦又 教曰三  
司之論不過以義謙爲寀於國凡一時名臣賢士之  
異於己者必擠陷於其中而聲爲其黨蓋其意以爲  
一加此名則人不敢救君可以疑吾志可得吾意可  
遂殊不知自君子視之如見其肺肝雖論之十年曷  
足以動予中而惑予意也先生自坡州下海州未幾

以判敦寧府事

命名上疏辭職

上答曰噫天未

欲平治我邦家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不能將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天之於卿可謂曲  
成而玉汝矣於卿何損焉冬 特拜吏曹判書先生  
又陳疏懇辭 上答曰卿朝廷重臣非林下逸士之  
比卿身進退亦不可以自任而不辭於予有若逃遁  
之爲望卿之來不翅飢渴設或辭職必須親辭於予  
前於禮爲得先生不得已承 命入京 上卽引見  
先生引咎陳謝力請放還三竄仍乞致仕皆不 許  
先生謂成牛溪渾曰二人以言官獲罪至於遠竄不  
可不反覆陳 啓以回 天意與成牛溪渾入侍前



後陳懇而天怒終不解先生以踽踽孤蹤獨承  
恩眷專務調和無論彼此惟以收拾兩邊士類爲先  
而時輩皆布列臺閣懷疑顧望却立睨視無意共事  
先生歎曰時輩之心公者久久觀我所爲必能明我  
赤心無何忽感疾易簣于大寺洞寓舍是夜家人夢  
黑龍自寢房穿過屋樑飛躍上天翌朝先生屬續甲  
申正月十六日也還朝秉政纔六十餘日享年四  
十九前二日聞徐益以巡撫御史受命按北招來  
欲授以方略子弟交諫先生曰此乃國家大事吾豈  
可過念身病失此機事况死生有命吾豈必因此而  
死乃扶起口號令弟瑀書之凡六條此乃絕筆也書

畢奄奄有垂盡之狀病遂革臨絕諄諄如夢中語皆  
國事無一言及家卒後家無甌石借衣以斂無宅於  
京妻子轉徙無依不免飢寒朋友及士子出米布爲  
買一宅於京且爲庶子二人納粟許通仕路先生之  
疾病也上日遣太醫藥餌交道訃聞哀慟特甚  
哭聲徹於外命進素膳徹朝三日遣禮官弔祭且命  
沿路州郡護送一家從遊之士與聞風慕義之徒以  
至窮鄉村氓莫不聚會舉哀號痛相弔曰生民無福  
太學生數百餘人及禁軍市民流品庶官各司吏胥  
皆來哭奠盡哀而去發引之日望於郊外執炬而送  
者連亘數十里填街咽巷悲號震野是年三月葬于



坡州紫雲山先兆夫人盧氏谷山望族宗簿正慶麟  
之女兒仁順慈和配君子無違德承奉宗妣極其誠敬  
先生之歿朝夕上食必手自具三年之後亦不廢朔  
望哭奠待宗族撫衆妾一以先生在時爲法壬辰之  
變語子姪曰大盜彌滿必無偷生之地與其轉死他  
鄉寧死於坡山爾輩勿以我爲念他日好收吾骨於  
墓側子姪屢諫夫人曰吾喪所天已八年吾之命不  
亦頑乎况逢大亂苟且偷生有何義乎聞 大駕西  
行乃奉神主歸坡山及賊至罵賊不屈遂被害於先  
生墓側本州上其事 上命旌表其閭側室子二人  
曰景臨曰景鼎女一人景臨有子五人曰穉進士餘

幼景鼎有子二人幼女爲進士金集妾先生天資極  
高英雋出人清明溫粹忠厚愷悌寬而有制和而不  
流慕古而不泥應俗而不混待人開心洞亦無隱處  
事坦夷不設崖岸終日樂易未見忿厲之容光輝融  
徹符彩秀朗望之如祥雲瑞日輒知其爲盛德君子  
也少時雖汎濫諸家流入禪學惟其氣質明透乃能  
釋然開悟旋卽歸正自是用力益深進修益專刻意  
覃思精詣實踐其於義理洞見大原不待師承暗合  
道妙其功程次第一本於濂洛宗派而得之考亭者  
尤多故門路之正雖質之前聖而無疑至於六經之  
奧義百家之異說無不研窮探賾瞭然裁判於曾中



矣教人必以立志爲先躬行爲務循循有序善誘不倦隨人材品開導以誠其講論之際分析精微竭盡底蘊立言著說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嘗見雲峯胡氏心性情論爲文以辨之且與退溪先生論理氣牛溪先生論人心道心往復長書累數十篇皆出自得不襲陳言明白證援曲暢旁通橫說豎說無不當理平生尊信小學病其舊註訛舛詳略互異乃折衷羣言擇精要刪繁複其有未盡者補以己意名曰小學集註四書五經口訣釋義多所更定小註諸說亦多取舍且恐初學不知向方爲著擊蒙要訣學規等書至於聖學輯要則格致誠正之功修己治人之方無

不備具而尤詳於明正學闢異端之說蓋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皆明體適用之學實非沈潛自守不閑世務之比也其居家也孝友敦睦出於天性奉伯兄寡嫂于家撫養其子女猶已出與兄弟諸姪聚一堂連枕而宿歲時設酒食命弟彈琴使少長歌而和之每晨整衣冠拜祠堂朔望參奠後坐正寢受男女子姪之拜作同居相戒辭讀而警之家衆亦於庭下分立行禮又以方言釋戒辭諄諄教飭率以爲常奉祭祀一遵家禮務盡誠敬庶母性悍且嗜飲先生事之如親母出入必告面晨必湯酒適寢所問起居祿俸亦不自專或有不豫色則



柔辭起敬懼其心乃已庶母後乃感化先生之歿服喪三年事仲兄愛敬俱至應對服勤如事嚴父既貴如一日門人或疑其過先生曰朋友之間過恭非禮父兄之前行過于恭禮也儉於自奉不問生產業家貧屢空鄉居或食麥飯而每日晨起必先經紀庶母及兄嫂供奉炊爨之具飯非粳米饌無兼味則不敢進閨庭之間內外斬斬姬妾僮僕無敢闌語奔人之急如救水火接人無閒親疎貴賤一以誠悃羣居燕笑和氣藹然平生未嘗與人私語曾襟洞豁表裏如一樂道人之善而不求備於人故賢愚善惡咸得盡其情雅好山水曾於栗谷舊業修花石亭故址後改

築石潭精舍一室圖書玩心高明養以冲恬之趣積其靜一之功自是學益精行益修道日益尊名日益高從遊之士日益衆講劇之暇時與冠童娑婆水石詠歌自娛蕭然有出塵之想一切世味泊如也其立朝也居官必以古先賢哲自期引君必以唐虞三代爲期惟思竭心殫誠盡吾之所當爲而已不以循常守舊爲心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榮辱不一動其心而惟以善人君子亨否爲已休戚國事治亂爲已憂樂常謂君心出治之本法筵勸講章疏陳說勤勤懇懇皆本仁義每於上前開陳治道別白事宜義利公私之辨天人王伯之分與夫治民備邊之策無不



傾倒羅列引據古今 上亦虛心聳聽多所歎賞或  
至日昃罷對金公應南自 筵中出謂人曰不圖今  
日復見三代都兪之盛云常以士論之攜貳爲朝廷  
痼弊務欲打破東西同濟國事雖人心不如我心卒  
未能調其乖隔而公平正大之心可質神明旣以孤  
誠受 上知感激 恩遇一心循國知無不爲言無  
不盡嘗於 筵中請預養十萬兵以備緩急否則不  
出十年將有土崩之禍西厓柳公成龍以爲無事而  
養兵養禍也時久安恬愜 筵對之臣皆以先生言  
爲過先生出謂成龍曰國勢危如累卵而俗儒不達  
時務他人則固無望君亦有此言耶今不預養必無

及矣因愀然不樂逮壬辰之後西厓於朝堂語諸宰  
曰當時吾亦慮其騷擾而非之到今見之李文靖眞  
聖人也若用其言國事豈至於此極乎且其前後章  
劄中籌策其時人或訾議而今皆鑿鑿先見眞是不  
可及之才粟谷若在必能有爲於今日矣云誠所謂  
不待百年而知也爲文章論說必本於性理雲行水  
逝初不經意而發言成章雄渾無涯如菽粟如芻豢  
如大海迴瀾如天馬驟空讀之使人心融理透蕩滌  
查滓眞可謂經世衛道之文也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嗚呼天爲人君開太平之業者必有鳴世之才出爲  
其用當 宣廟勵精之日有斯人爲之佐大之降大



任似非偶然明良相遇于載一時可謂盛矣然世之用賢賢者之用於世亦非一道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若先生寧爲不用而不能爲小用者也蓋先生學問之精深德行之淳備論議之俊發出處之正大皆非俗士淺見所可窺測如祥麟儀鳳之瑞世如泰山喬嶽之鎮物日星于中天砥柱于奔流而其高才遠識貫穿今古偉略宏猷軒舉宇宙旣任斯民之責又荷君上之眷將欲挽回世道陶鑄唐虞興一代之禮樂振百年之頽廢其所抱負期待爲如何哉然而流俗不知黨議相軋欲行古道則謂之迂闊欲祛弊法則謂之紛更欲調劑士流則謂之依違欲

擔當世務則謂之專擅羣擠衆咻使不得一日安於朝廷雖其行道濟世之心愛君憂國之念惓惓于中而難進易退不爲苟容者是固平生之所守故竭忠以感上心而言不用則去推誠以協朝論而義不合則去是知先生之在朝也固未嘗一日而忘退其退也亦未嘗一日而忘世也先生之心事其亦戚矣而進退大節可謂不負所學矣逮夫乾綱夬斷春任纒隆而先生已病矣年未滿半百位未躋台鼎竟未及展布其志天之與奪果何意耶噫朝論日益乖張賢路日益崎嶇君子之不容於世自古而然雖使先生久當國柄其能大有施設得展功業如先生志



固未可期也而又安知其不觸冒危機顛躓狼狽爲士林之長恨也是先生之踰人閒翩然長逝在先生固無所憾而其設教立言足以開牖後學遺風餘韻足以聳動衰俗則先生之道雖未及大行於當時而先生之澤亦可謂流及於無窮或者斯亦天意也耶

神道碑銘

并序

領議政李恒福

撰

昔我昭敬大王右文興學好尊用儒臣其登于朝者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天篤降材有開必先雲從龍風從虎聖王作而賢佐出時則有若李先生珥遭遇盛際身任繼開若將以有爲也乃以甲申正月天奪

之速 上降服喪食自疾及卒而葬醫問交道藥餌便蕃既近臣致弔司馬致除司徒庀窆器宗伯詔窆禮凡所以崇終而康宗臣者備矣太學生及三學生徒禁軍胥徒奔走填門會哭至衆庶街巷徹春而嗟者傾都咸一口言曰吾其如何及葬鞠出垣執燭而祖者皆舉音以過哀君子曰優優大哉德之祖洽於衆也如是夫壬辰之後七年不解兵儒服弊于地功利趨競私慾滔天挾書偽學之禁已兆爲善者懼則異時宗李氏之道者宜若背面掉臂諱言其學而乃薦紳韋布日益嚮往鳩材斬石圖所以垂永者委重於余固辭不敢凡六往返猶待不釋愍然敬諾俄又



僂在素茂泯泯伏荒野前日士數輩以狀踵門速銘  
曰爲初言故敢勤子多士須矣請子圖之遂拜受狀  
以敘曰李出德水縣其始有敦守者事高麗爲中郎  
將六世而至判官諱宜碩 贈大司憲生諱歲 贈  
左參贊生諱元秀 贈左贊成德水之李其稱蓋久  
至公益大著初進士申命和奇愛一女穎悟邁倫通  
古今書善屬文工繪事年十九歸于李氏 嘉靖丙  
申申夫人方重身夢龍騰海入室抱兒納懷中已而  
公生三歲自知文字五歲申夫人疾病禱于外家祠  
十二贊成之疾亦然人始異之十六夫人歿慈良於  
喪廬墓不釋衰三年如一日十八有求道之志放迹

山寺偶閱釋氏書感死生之說又聞有所謂頓悟法  
十九入金剛山堅固戒定常自念于心曰萬象歸一  
一歸何處思之又思終未有窅窅然後盡棄其學遂  
發篋而取孔氏書伏而讀之逾年以出都中宿儒皆  
注意高仰之折輩行求識面謁退溪先生于陶山辨  
論義理退溪多從公說嘗致書于公曰發軔正路存  
心古學他日所就何可量哉前後簡牘具在本集自  
是學益精道益明餘事文章爾雅紆餘遊刃射科發  
必中鵠甲子就司馬明經兩試連爲選首時稱九場  
壯元歷地部春官天曹郎署正言校理 賜暇湖堂  
等職華聞日隆公陳情自劾曰髫年求道學未知方



汎濫諸家遂耽釋教從事禪門迨周一半豈期好官  
儻來也 上曰自古雖豪傑之士未免爲佛氏所陷  
溺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不許嘗於 經筵言治亂  
陳王事發言動聽聞者灑然又因書堂課製陳王霸  
治安之道名曰東湖問答冀有以啓發 上心一日  
上語及乙巳事大臣有言善士或有坐死者公駁言  
曰大臣不宜含糊姦人造飾遊辭草薙士類籍以爲  
勳今當新政宜先削勳正名國是乃定退而倡議於  
朝則朝中先輩尙或有難公獨抗言不撓遂悉力擊  
破之無遺朝野增氣庚午自以學不加進不可以從  
政遂棄官歸築室于海州之高山而龍蛇焉非聖哲

之書不讀非其義雖千駟不顧也其於一切世味泊  
如也朝議惟欲縻以爵累拜天官員外玉堂中書薇  
垣亞長閒或黽勉入朝皆不久而退以其直學入也  
朝野知公有確然之志三司至交章請畱而公則去  
矣公自親歿之後事庶母及伯兄寡嫂如慈母事仲  
兄如嚴父告面定省老猶不懈家政悉聽庶母祿俸  
不自專嘗讀書至張公藝九世同居慨然曰九世之  
親雖難同室至於兄弟豈可分異乃與兄弟羣從同  
堂連枕每酒食之會命弟彈琴少長歌樂晨拜家廟  
退序于堂子姓男女以至家衆庭禮粟如一人執禮  
展讀家訓一篇衆抑首敬恭聽一門抵此賴之俄陞



同副承旨公每見 上動引三代 上以爲迂闊至是又勸 上奮發大志且曰自古儒者難與俗吏謀儒者曰唐虞可立致俗吏曰古道必難行故俗吏訕儒學儒學亦訕俗吏均之兩言皆非也爲治當法堯舜事功則須以漸進臣言三代者非曰一蹴便到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政漸圖至治耳時新喪退溪方欲議諡 上以行狀未撰難之公言滉之言論風旨已著於世行狀有無非所輕重 殿下於已死之賢猶靳一褒滉之有諡雖遲一年固無不可竊恐四方疑 殿下無好善之誠也甲戌上萬言疏 上命書一通朝夕觀省其爲諫長一日 命進黃蠟五

百斤公廷爭之強 上責問誰受公言道路喧言將造佛像 殿下但當內省有則改之何至峻拒 上曰敢諱言根非無隱之道至欲治以造言之律公曰臺諫有聞卽諫是謂無隱今欲以重律加諸諫官不幾於一言喪邦乎時 天怒益震同列縮頸而公對益切不少挫 上亦悔之 命還其蠟旣已病免歸就拜黃海道觀察使明年辭還拜副提學 上於經筵謂公曰四書小註錯亂須經刪定今以委爾時朝臣前後輩多以形迹相標榜至有東西黨朝端始駭公預憂不靖言於盧相守慎請兩出沈義謙金孝元外郡以鎮之於是義謙得開城孝元得富寧公曰北



塞非儒臣所處孝元病弱懼不生還乃言於上  
上反以公黨孝元不從後公又力言不已孝元遂改  
三陟或曰天下無兩是公於此務欲兩全何耶曰二  
人致朝廷不和則兩非也然俱爲士類必欲是此而  
非彼其勢無時可息惟當和解消融朝議不以爲然  
乃決歸旣退而承旨諫長東西亞銓全羅方伯等官  
皆儻來而適去者也其居海州屢徵不起日教授學  
子遠近全集庚辰擢長御史俄遷諫長時戶部缺尙  
書大臣薦授之并提文衡節財勤民去其所惡下天  
上施壬午移判吏曹舉不失選俄陞崇政爲右贊成  
冬王黃兩 詔使來 命儉于京及饗宰修爵公自

縣間登成拜黃問是何有山野氣得無爲皇華起耕  
釣耶譯人曰壯元三場盛之玉堂久矣中歲遂退處  
鄉園入贊黃扉亦有年矣兩使起敬至稱先生而不  
名事竣移判中兵時北虜寇亂戎務填委公手判口  
決目覽心計不相參涉渙若不思 上多公之爲專  
屬任公北關事事積而不鬱竝行而不謬人人竊言  
曰不有我公其能國乎公嘗建議欲養兵十萬以備  
緩急柳西崖成龍以爲不可公退朝謂之曰國勢不  
振久矣俗儒不達時宜公亦有是言耶壬辰之亂西  
崖嘗語朝堂曰當時無事吾亦以爲擾民今而思之  
李文靖眞聖人也公平生以一朋黨改貢案約定祀



禮以紓民力爲先 上初甚濩落歷試既久則信之益篤方依以爲政公亦聳善抑惡直行不顧反有不悅者陽浮慕之而陰置畦畛德言放紛謀撓 上眷慕其所爲而齟齬之日甚至乃奮其朋勢傅致微文而顯劾之公引咎乞退 上曰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疆域多事方藉卿撫定其勿疑沮公亦上章不已 上曰寥寥千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絕無而僅有之卿不聞向者之教乎丁寧一言鬼神亦知之公愍然詣闕自陳時大司諫宋應旼獻納柳永慶執義洪汝諄典翰許筠等曾爲公所斥挾前憾論之益甚一日 上教大臣曰李珣嘗裁抑新進惡其趨時

黨附累爲陳論見忤時論久矣乘時伺釁必欲劾去而後已納馬免防先行後啓特因多事未遑耳是豈擅權凡公卿之承召不來者多未聞論以慢上是何臺評獨能直截於珥乎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而乃請罷職有如乙巳姦臣目之以叛逆而罪之以罷遞者之爲耶成牛溪潭被徵至京疏陳其狀領議政朴思菴淳請對力爲救公兩司復再論淳潭而大學生四百餘人守闕伸辨都承旨朴謹元等以爲偏黨悖亂 上曰爾等杜塞人言掩蔽聰明將欲何爲今人心不服義士奮袂爾等雖欲彌縫不可得矣兩司因伸救政院 上曰太學公論所在朝廷是非可亂於



一時而大學公論焉得以廢也彼么麼數臣昵伏近  
密恣爲朋比眞小人而無忌憚者也予不舉流放之  
典使魍魎之類騁驚於昏夜已爲失刑兩司反欲伸  
救耶 命竄朴謹元宋應漑許筠公去國未幾以判  
敦寧府事 召辭不就 上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  
家耶其冬 特除吏判 下諭切峻公不得已八謝  
上卽引見公引咎陳謝請還三竄仍乞致仕後六十  
日病不起時年四十九公字叔獻學者尊之爲栗谷  
先生所著有擊蒙要訣聖學輯要小學集註及文集  
十餘卷行于世墓在坡州紫雲山下夫人盧氏附焉  
卽宗簿正慶麟之女無子側室子曰景臨景鼎盧夫

人遇壬辰之亂奉主歸山足罵賊遇害事 聞表其  
閔公嘗以諫長至京余以弱冠拜公于邸舍則諄諄  
爲學之要曰余已有歸志子若有意可訪我於石潭  
自是公不歸余亦乾沒於世自畫於門牆不得窺其  
涯渙今當大事腐毫不能爲言獨其徒能審視而謹  
書者往往而在吾友金沙溪長生不改師法能持其  
說掇公世系言行及歷官始終請銘以詔後噫公規  
模之宏遠議論之正平開物成務之才窮天貫古之  
識致君澤民之大志進退出處之大節赫赫在人耳  
日烏待余言贅其學以收心養性爲本而至於天人  
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道眞知實見精詣力踐紛華



之中自持愈嚴屋漏之隱謹獨無愧教學者必以立志爲先循循有序開導以誠和氣藹然表裏洞澈與人講學所見恒出人意表立言著說橫豎無不當理與成牛溪爲道義交嘗見胡雲峯以情意之發分屬性心退溪又有理氣互發之說牛溪尊信退溪常主其說公以爲發之者氣所以發者理無先後無離合不可歧分辨析往復累數十書間有發前賢所未發處不泥前書自契經旨後栗谷千載必有神指妙按方尋真脈不然認潛爲者衆矣蓋公入處正而覺處透故說時裕而做時敏又其進學之序若禹之鑿龍門也先從肯綮處透汝漢濟漯沛然順勢故世之

見者疑若上達而後下學然安有倒用功夫者嘗聞經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傳曰自誠明解之者曰天開日明自然無蔽間有英爽過人則能超形氣之私脫去窒暗之曰其立也猶屋閣之浮于海無斤斧繩削之痕而不可窮其間架昔程子謂邵堯夫空中樓閣朱子謂張敬夫不歷階級而得之抑謂是者非耶不由知索暗合道妙開關啓鑰洞視本體中持活敬故無滯懣之虞精義制事故有適用之利逐曲舞交冰解的破後世皆可稱述焉嗟乎拔車山淵竟入丘虛出險無牽軒軸俱折惜也恨今世無傑巨人可以持衡輕重者獨以眇眇余一人之見定千載不可考



之論徒強顏耳又不知後此幾百年幸而有所不知何人如今李恒福者一人出而同其說則幾矣姑少俟之銘曰

道出於天而寓於人人存道亨人去道堙自吾道東顯晦無時公惟厚棟任重不疑惟古典訓義奧旨微公徐指示如旅斯歸凡號儒者或善說事至於致用戒于差異繫公有言行必隨之大名之下古難善持屈而益明射夫折矢孰為後焉允矣多士紫雲之側維水瀾瀾銘于牲繫為示無止

守夢鄭曄上白沙李相書曰伏承台示碑文草展讀再三儘噩噩也第以淺見言之作文字喜簡而

於先生居家至行立朝言論有所闕略至於癸未三司挾私憾肆邪論之狀此乃大段是非而下語不明快末段論學處如蜃閣御風等語似非儒家說話不審於台意如何○月沙李廷龜答沙溪金先生書曰先生碑文與時晦汝益諸公會諸生勸定南窓老丈今方寫石大槩羣議以為今作者既已作古雖一字不敢增減云則此文雖棄不可仍用也既云不可不用而又為不得不改處則略為刪潤務得備詳俾無疑義為當至於論學處則鰲相之意雖出推揚先生高明透出處而措語皆出外家千萬人見之皆以先生之學為或近象山或



近禪學或似花潭南冥云吾儕見之亦復如此一  
邊好詆議者應添一般唇舌先生之學門路最正  
見得最高緣形容不襯使人生疑作者之意雖不  
如此安能家道尸說也以此時晦汝益之意則總  
論以下極欲盡棄而改之鄙意則以為文之歸重  
在於總論若盡改則文體不倫且極未安不如全  
用元文而略添數語以證前賢之論略改數字以  
破後人之疑而已故羣意終循鄙意如是勘定只  
恨尊文不在此不得面承清誨也鰲相為文務氣  
元欠商量看書又不細繹以此用古語多錯如慈  
良於喪者皆是而然苟非有害於先生者則不厭

不添自家文疵不必盡改也又曰白沙公為文以  
氣為主下語務出新奇今者論先賢學問而不用  
儒家文字推許則至矣而語或不瑩其曰鑿龍門  
其曰上達而後下學其曰屢閣之浮于海等語其  
意蓋以先生之學一蹴高明似無循序漸進之功  
故人或疑其倒用功夫而此特英爽過人所見卓  
然故然也此是白沙自謂獨得先生妙處故其下  
所謂傑巨人眇眇余一人之見決千載不可考之  
輕重等語皆指此也

墓誌銘 并序

慎獨齋金集 撰

栗谷先生之歿今一甲子有十年矣士林慕其學朝



廷思其道斯民懷其澤其間世變不一以至寇戎交亂倫常屢絕則又相與言曰粟谷之志少行於當時則庶幾無今日矣嗚呼此豈利以誘之威以驅之而使然哉傳曰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其先生之謂歟先生姓李氏諱珥字叔獻其曰粟谷者學者之所稱也系出豐德郡德水縣上世有敦守爲麗朝中郎將厥後世有聞人高祖抽知郡事曾祖宜碩慶州通判祖藏 贈左參贊考元秀監察 贈左贊成好善任真有古人風妣平山申氏己卯名賢命和之女英秀貞靜博通今古善書畫以 嘉靖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生先生于江陵北坪里申氏夢黑龍自大海

騰入寢室俄而先生生故小字見龍姿相異常能言便知文字三歲見石榴卽誦碎紅珠之句五歲申夫人疾劇潛禱于祠堂嘗見人渡水顛仆人皆拍笑先生獨憂形於色其人獲免乃已其孝親愛物之心天性然也七歲作陳復昌傳略曰君子德充於己故坦蕩蕩小人荏藏于內故長戚戚今復昌常有戚戚之容使斯人得志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後復昌果爲士林禍媒八歲題詩花石亭有山吐孤輪月江含萬里風之句一時膾炙九歲讀張公藝傳慨然曰九世同居勢或未易至於兄弟不可分貳遂作兄弟同居事親圖又撫前賢忠孝事迹以觀之十二歲贊成公疾



先生又泣禱于祠請以身代疾遂已十三中進士解  
 自是文章日就聲聞藹然自以小技不屑也已而申  
 夫人棄世廬墓躬執祭奠雖洗滌烹飪亦不委人喪  
 除哀慕彌深一日偶閱釋氏書因感死生之說且喜  
 其學清淨簡捷遂以書畱別親友入金剛山戒定堅  
 固至忘寢食一日大悟其非遂盡棄之反以求諸吾  
 道一以聖人爲準戊午謁退溪李先生混于陶山辨  
 論義理退溪多棄舊說而從之後致書于先生曰存  
 心古道發軔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嘗對天道策  
 精深廣博雖老師宿儒皆望洋焉辛酉丁外艱甲子  
 竝魁司馬文科初試覆試時稱九場壯元 明廟召

見命製三十韻律詩以進大加稱賞由戶禮曹佐郎  
 拜正言上劄請立志勉學親正人固邦本拜銓郎慨  
 然以公道爲己任 宣廟卽位以書狀朝 京還選  
 入玉堂自以責任漸重遂引初年染禪事陳情自劾  
 上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爲佛氏之所陷不許復拜  
 銓郎告歸江陵省外王母言者劾以非法 上嘉其  
 孝不聽己巳拜校理辭以學未進外祖母有養育恩  
 乞歸養 上特令帶職歸省 明廟喪畢陳賀先生  
 上劄改賀爲慰嘗進言曰人主學問必須格致誠正  
 實用其力然後乃見其效不然則雖孔孟恒在左右  
 日談道德何益哉又曰當今士習儉薄昔孟子以匹



夫猶能闢邪反經以承三聖人主能盡責任則其明道淑人之切豈特孟子而已時有宰臣顯斥己卯士流者奇高峯大升以承旨請對極陳其非相臣言承旨請對非近規恐壞體統先生進曰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大臣不能引君當道惟近規是拘殊非所望一日上謂曰豈可無德行而有事業乎且三代不可粹復先生曰德行事業當交修竝進豈可以允德未成而政事任其紊亂乎程子曰後王明春秋之義雖德非舜禹亦復三代之治此其明驗也賜暇湖堂製進一書極論王伯治安之道上問何以漢文爲自棄也對曰漢文以美質好卑論不能復古故謂

之自棄也時將擇妃先生請重昏禮勿復親閱容色焉上語及乙巳先生曰仁廟禮陟天命人心捨明廟何歸而姦兒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流以錄僞勳今當洗冤削勳以定國是可也時退溪先生及奇高峯亦皆難之先生力主前議凡四十餘劄言甚剴切後竟得如章物情快之又嘗惡四館侵虐新進建請痛革曰中朝人駭笑以爲胡風也上從之已而退歸鄉里拜吏曹正郎檢詳舍人副應教皆不赴間以校理詣闕卽歸與學徒遊賞海州高山愛其九曲之勝遂卜居焉辛未除清州牧使爲政專務教化設行鄉約未幾病遞壬申累拜應教司諫遠接使



從事典翰直提學先生自以所學未優不欲從仕而所言必引唐虞三代 上有迂闊之教故乞退益力三司交章請畱而不能得癸酉復拜直提學 召命三至乃入朝 上引見責其輕去先生謝以才疎病深仍曰匹夫讀書尙欲濟世利物今 上稟可爲之質操可爲之勢寧無慨然自奮之心乎 殿下誠心願治則只此一念便是關雖麟趾之意也且人君兼聽虛受則衆善萃於一身而德業以成若自以爲滿足則善言何由而至乎陛下副承旨每勸 上奮發大志且曰迂儒則以爲堯舜之治朝夕可做俗士則以爲古道決不可行此皆非也爲治須以古爲期而

事功則當以漸進也時退溪先生卒 上以無行狀不許贈諡先生曰李滉沈潛性理雖古名賢亦無過是滉之諡典雖遲數年猶無大害若四方之士以此疑 殿下無好善之誠則非細事也先生與牛溪成先生渾爲道義交牛溪謂先生曰儒者行道不先格君而先期事功是枉尺直尋也先生曰 上心不可遽回當積誠以冀感悟若責效於旬月而輒欲引去非事君之義也甲戌上萬言疏極陳時事 上寵答而不能用 上曰漢文何以不用賈誼對曰漢文志趣不高故見諛言大而不用耳譬如人欲構小屋而工師乃構大厦則豈肯聽從乎又仍曰今日民生曰



困若不更張無以拯濟 上以紀綱未振爲歎先生曰紀綱如浩然之氣須是義積于身心無所歉然後其氣充滿而流行紀綱亦然須以公平正大之心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則紀綱自立矣移大司諫 上命進黃蠟五百斤外間謂將造佛像先生率同僚爭之 上責問誰從得此先生曰若是正事則當明示所用如果不正則但當亟改而已今欲跟問道路之言則何異於衛巫之監謗乎昔司馬光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今臣方以誠正之功望於 殿下而只此一事掩藏如此未知幽獨之地其能無所愧乎 上曰敢諱言根非無隱之道也欲繩

以造言之律先生曰有聞卽陳是乃無隱也今欲以重律加諸諫臣不幾於一言喪邦乎 上遂寢黃蠟之命先生自是求去愈堅 上引洗耳人間事不聞之詩曰隱居豈不樂乎先生曰古之隱者與人主無契故可以相忘而自適今臣受 恩深厚雖在畝畝心懸冕旒只是難於尸素故不敢畱也遂歸坡山或曰公之自處則善矣奈時事何先生曰自處未盡而能有救時者乎除黃海監司先生以藩臬猶可自效乃赴任卽疏陳弊瘼專以尙教化恤民隱修軍政爲務明年遞歸適有 仁順王后喪以副提學承 召入慰因論喪制曰若欲盡從古禮則君臣皆具衰經



而別造布帽衫以視事今既蹉過則寧依宋孝之制  
爲近於古也玄冠烏帶是羅點所制而朱子論辨甚  
詳豈可捨朱子而從羅議乎時閔公純首建是議而  
朴公淳盧公守慎暨集王父大憲公繼輝議與先生  
合故遂用白衣冠之制仍爲恒式 上見先生問以  
海西利病溫諭甚至先生曰竊聞 殿下嘗謂予欲  
學問而多事未遑臣聞此言一喜一憂蓋喜 上有  
學問之志而復憂 上之不察學問之理也所謂學  
問者只是日用處事一一合理之謂也惟其不能知  
理之所在故讀書以求之而已若徒讀書而日用云  
爲與之背馳則豈學問之謂哉臣昨見所答臣劄曰

無甚高論昔漢文亦嘗如是故其功烈甚卑何足法  
也 上以四書小註多有未當令先生刪定對曰臣  
不能獨任請與成渾共之且 殿下誠欲有爲則如  
渾者可處以閒職使之輪日入侍補益必多矣時憲  
府吏入王子舍執宮奴犯禁者 上怒推治憲吏先  
生上劄曰 殿下信聽婦寺之言有此過舉昔程母  
一婦人也尙知教子之方嘗曰患不能屈不患不能  
伸 殿下之子何患其不能伸乎近日守法忤旨者  
例被訑訑之色臣竊問焉先生嘗編聖學輯要至是  
隨劄以進 上曰此書甚有補於爲治第如我者恐  
不能行耳先生起對曰昔宋神宗曰堯舜之事朕何



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社稷臣民之福也今日上教無乃近之乎嘗於夜對 啓曰天理人欲間不容髮初非二本而既分之後界限甚明非天理則是人欲也又曰 殿下奮發聖志於窮理居敬力行三者勉勉加工日用言行粹然一出於正無一毫之私然後以此表率臣民則君子有所恃而盡其忠小人知所畏而不敢干矣時搢紳因沈義謙金孝元是非頗有攜貳之漸先生深以爲憂言于盧相守慎曰出此兩人于外則庶可鎮定矣盧相從之於是孝元爲富寧府使先生又 啓曰北塞非儒臣所處而孝元病甚懼不生還請改內地 上以爲黨於孝元

嚴批不從先生陳白益懇孝元乃改三陟先生欲保合彼此共濟國事或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近日務欲兩全何也先生曰兩人之黨互相傾軋是兩非也雖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消融協同必欲是此而非彼則相軋之勢何時可已時議多不相入先生遂決歸時舉朝皆來別先生曰當權姦濁亂之時摧陷廓清使士論得伸者豈非沈之力乎金乃因私排抑使前輩不平此則金之過也既已裁抑補外則已得中矣而疾之太甚此則前輩之過也以此論斷事情得矣諸公皆以爲至公之論既歸連拜承旨大司諫吏曹參議全羅監司皆不赴丁丑自坡州仍歸海州



遂築室立祠奉兄姪郭氏俾主之大會兄弟諸姪同居一室以遂夙志朔望坐於正寢受子姪之拜展家範讀以警之婢僕則敘立於庭下行禮亦以方言作誠辭以飭之庶母嗜酒先生晨必煖酒適寢所起居顏色不和則柔辭致敬得其歡笑而後退尺布以上聽其所裁事仲兄如嚴父不以既貴而有改也佳辰令節置酒彈琴使少長歌而和之家庭之內肅然雍睦焉於是學徒全集至無所容遂建精舍以處之名曰隱屏嘗謂自孔孟以後集羣儒之大成者惟朱子而吾東能謹守其法者莫如趙靜菴光祖及退溪乃立朱子祠於精舍之北配以二先生作學規及擊蒙

要訣以訓諸生設社倉以賑貧立鄉約以勵俗時上親祭于私廟玉堂爭之以改 上怒先生聞之曰人君有家人禮在宮中則序以親屬况大院君誕生聖躬今若在世則 主上當拜於私室今入其廟用姪祭叔之禮有何不可俗儒但知尊君之義而不知私恩之重可歎也戊寅 恭懿大妃薨適有諫院之命赴 召即還俄又以前職 召先生辭曰臣但能言之而已言而見用則猶在朝也 上曰如有所懷可實封以進乃極陳時事萬餘言牛溪見而歎曰真經世備道之文也 上命遞職玉堂以爲非待士之道不報又拜吏曹參議己卯大司諫皆不就先生雖



退歸以士類分朋爲憂貽書于彼此人勉以和協李  
潑不從以沈義謙爲阱收司之律延及士類先生上  
疏極言又深救鄭公澈暨集王父疏奏不省參贊白  
公仁傑亦欲陳白時事先生嘉其誠代成其疏言者  
劾以匿迹嗾人白公引程子代彭富之事以辨之庚  
辰 上寢疾小愈思見先生諭旨懇惻遂命入見  
上曰幸得相見欲有所言乎對曰 殿下大病之餘  
善端開發須堅定求治之志以修己爲用人之要仍  
請曰齊王不答四境不治之問假令 殿下當之則  
當如何對之 上不答退與同僚上劄請修身以出  
治祛私以明理時 宗系之誣久未昭雪先生曰此

使价不得其人故也請擇專對之士朝議以先生爲  
可遣大臣以爲某不可一日去朝乃遣集王父先生  
草進奏本 上覽之曰善哉事將諧矣已而 特陞  
大司憲掌令鄭仁弘欲擊去沈義謙先生諭不可則  
遂勉從而曰我若不聽則鄭必怒去而其徒執此攻  
我矣我去而無復調劑之望矣翌日仁弘因論義謙  
濫及士流先生乃悉心救解仁弘亦頗愧伏而其徒  
紛然競起反指先生爲偏黨先生引避 上特黜其  
詆斥者以安之朴公淳歎曰如叔獻真是儒林宗匠  
而時輩排擯至此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也拜藝文  
提學大司諫會度支缺 上特陞先生以領之兼典



文衡時 上以天災延訪公卿先生請設經濟司使  
曉達時務者建白施罷則實效可見而天譴可弭矣  
蓋欲改定貢案久任監司并省州縣頒學制詰戎兵  
也又以爲教化之興必須崇獎儒賢我 朝如趙光  
祖李滉宜許從祀聖廟以振士風已而移判吏曹屢  
辭不獲專以清仕路革流弊爲務若舉遺逸以充憲  
職揀學行以爲師儒獎恬退以勵名節薦吏才以試  
郡縣皆一時建請施行者也遞爲參贊陞贊成 上  
命作人心道心說幾善惡圖及金時習傳學校模範  
又上萬言疏極陳時事 皇朝遣翰林黃洪憲給事  
王敬民頒慶先生爲僉使往迎境上兩使竦然起敬

問知爲先生曰這作天道策者耶先生儀表灑然酬  
唱瞻敏兩使每稱粟谷先生至文廟請先生講克己  
復禮先生著說以進蓋兩使主象山陽明者也欲以  
試先生先生專主程朱之訓兩使曰此說極好當傳  
布中國回到江上臨分戀戀不忍別至於出涕禮敬  
之至前後所未有云拜本兵 上曰更張是卿素志  
卿其努力時有北關之警遂不敢辭條上六事且極  
陳根本之可憂又請募兵粟以復通庶孽贖賤隸之  
規謹祀典節浮費以紓民力之萬一時 睿眷甚專  
時輩甚嫉之揣知 上不喜更變凡有建白輒加沮  
撓癸未夏北警再起邊報日急先生罄竭心思緩急



有序上下益翕然倚重先生以權宜下募馬之令而  
一面 啓請一日承 召至闕下疾作不得入三司  
指此二事論以專擅驕蹇先生引咎累疏請罪 上  
曰寥寥千載君臣相遇得做事功者絕無而僅有方  
藉卿謀安輯兵民爾先生遂詣闕自劾曰請舉臣罪  
咨詢左右以爲可貴則敢不出仕如曰有罪則流放  
是甘 上曰予若詢問則是有 一毫疑卿之意豈敢  
爲此三司復以無臺諫茂公論劾之至有禦下蔽上  
將欲何爲等語 上曰李某嘗裁抑輕浮見忤於時  
論故遂欲伺釁而擊之夫專擅慢上人臣大罪何不  
正以王法而只請罷職有如乙巳姦臣目善流爲逆

而請遞其職耶遂議于三公遞先生職曰姑以安之  
爾先生卽歸坡山仍下海州時牛溪先生被 徵至  
京暨朴相淳相繼訟先生并被兩司之劾於是大學  
湖南海西儒生八百餘人相與陳疏守闕伸辨 上  
御宣政殿命招二品以上議三司之罪遂 親製教  
書竄朴謹元宋應漑許筠而曰三司以李某爲黨苟  
君子也惟患其黨之不多予亦法朱子願入其黨自  
今以予爲珥渾之黨可也未幾以判敦寧 召先生  
力辭 上答曰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是何以卿而不  
得於時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未能以  
任大責也又 特拜吏曹判書又辭不 許促 召



益懇先生乃入京市民衛士莫不手額曰栗谷來矣  
上引見慰諭先生陳謝請放三竄乞骸骨皆不許  
先生謂牛溪曰三人固有罪至於遠竄則過重且諫  
臣以言獲罪不可以示後嗣遂同對陳懇 上終不  
許時先生獨承委任專務調和惟以收拾士類共濟  
時事爲先而時輩懷疑顧望無意同寅先生歎曰時  
輩觀我所爲久當知我赤心無何感疾易簣于京中  
寓舍甲申正月十六日也前一日聞徐益受 命巡  
北欲面授方略子弟交諫先生曰此 國家大事死  
生有命豈必因此而死遂條六事以付之此其絕筆  
也臨絕諄諄如夢中語皆 國家事歿後家無擔石

殮以襦衣知舊買宅以處其家屬先生之病也 上  
軫念醫藥交道訃 聞哭聲徹外進素膳撤朝三日  
遣禮官弔祭且 命沿道護送其妻孥館學諸生及  
禁軍胥徒奔走哭奠以至遐方委巷無不涕嗟曰吾  
其奈何發引之日填門咽街執燭而出垣者亘數十  
里悲號震野三月迄于坡州紫雲山先兆夫人盧氏  
籍谷山宗簿正慶麟之女仁順慈和壬辰抱先生主  
歸于墓側罵賊遇害事 聞旌閭無子有側出二男  
一女男曰景臨景鼎女爲集妾景臨子穉稚秋稱穉  
參奉景鼎子稔穉嗚呼先生德美之盛非集末學所  
敢形容昔先君子師事先生實得其傳嘗聞先君子



之言先生天稟極高英竊出人清明溫粹忠信豈弟寬而有制和而不同慕古而不泥應俗而不流接人開豁無有間隔處事坦夷不設崖岸終日樂易未見忿厲之容光輝洞徹符彩射人望之如祥雲瑞日也少時雖汎濫諸家流於異學惟其氣質高明故旋即悔悟而歸於聖道則醇如也自是用力益深進修益專屬志覃思精詣實踐其於義理洞見大源其功程次第一本於濂洛宗派而得之考亭者尤深故其門路之正雖質之前聖而無疑至於六經之奧旨百家之異辭無不研窮各極其趣其立言著說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者退溪先生嘗論理氣性命四端七情之

說以爲理氣互發四七分岐先生曰理者氣之主宰氣者理之所乘非理則氣無所根柢非氣則理無所依著又曰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日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亦誤乎至於四七則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蓋聖賢之立言雖異其性情之理則固無不同也蓋先生妙契至微沛然自信敢說先儒未敢說底然後如耒耜陶冶備具而生人之道乃足矣又嘗折衷羣言刪繁就要爲小學集註採摭經傳提綱挈維爲聖學輯要謂初學必先下學作擊蒙要訣謂學者當有準則作自警文至於四書六經註解口訣多所更定



其於經傳本旨無不昭合凡所論說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先生教人無間賢愚而其科級甚嚴聽其辭氣放心邪氣自然不萌心曾其接人和以有容剛以制義御小人俾不罹於罪助君子必欲成其美故人無愚知莫不飲其醇茹其實以為盛德君子而至於才周萬物學際三才行貫神明識徹古今事變萬殊而燭之不失毫釐者則未有窺其涯涘也先生抱經濟之器至誠在斯民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立朝二十年引君必以堯舜為期事業必以三代為準經筵講說極公私之辨明王伯之分其言感激動人上每虛心竦聽或至日昃忘倦一時聳歎莫不斂衽推

先真所謂儒林之山斗國家之著龜也嗚呼當宣廟之際天降先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固將挽回世道以興禮樂奈何流俗不知黨議相軋欲行古道則謂之迂闊欲祛宿弊則謂之紛更欲和士類則謂之依違欲任時事則謂之專擅羣咻衆誹使不得一日安於朝廷雖其行道救世之心惓惓于中而亦不為枉尺直尋之論故竭忠以感上心而言不用則退盡誠以協朝論而意不合則退是知先生之在朝也未嘗一日而忘去其去也亦未嘗一日而忘世則先生之心其亦感矣逮夫乾剛獨斷陽復有期而天不憖遺年未半百位不充德天之與奪果何意歟宋人



有言曰伯淳之無祿天下之無祿其謂是歟惟其立言明道足以開牖後學遺風餘韻足以聳動衰俗則先生之道雖不及大行於當時而其流及於無窮者誠不可誣矣意者天之所以降先生者其或在是歟仁祖初政特贈領議政諡文成京外諸生屢請從祀文廟而羣議尙今不成集以爲程叔子之繼孔孟須待一紫陽而後知也銘曰

明道之資考亭之學欲行於世天奪之亟惟其有傳  
惠我無極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一



